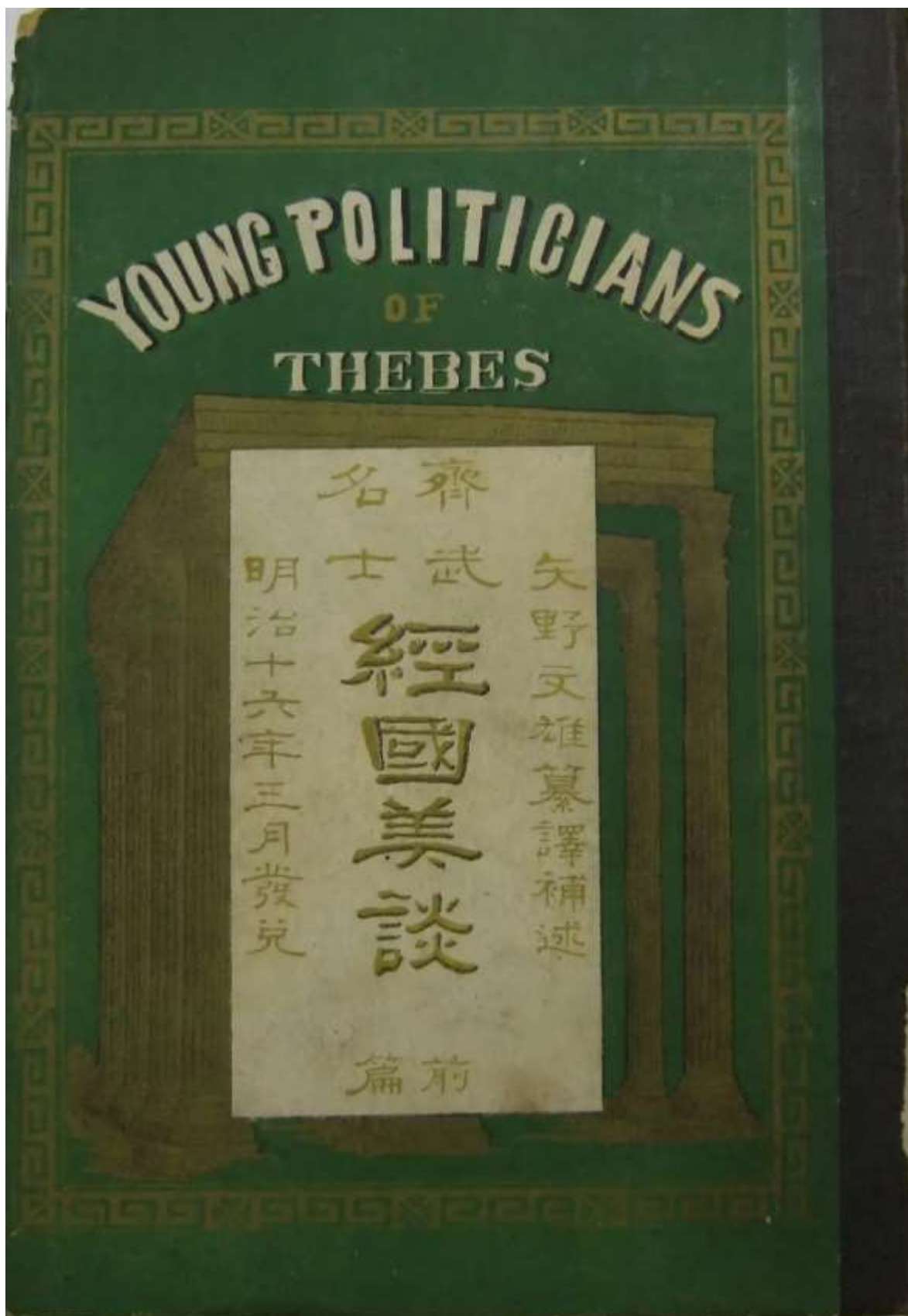


崔文东 |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考

原创 崔文东 论文衡史 2020-09-25



编者按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是其外国英雄传记的代表作，历来研究者多关注它与明治日本史传的关联，崔文东博士通过细致的文本对勘发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方面，其实化用了明治日本政治小说《(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和《佳人之奇遇》，不仅对梁启超传记文本的材源问题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新阐释，更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晚清中日文学交流跨越文类的复杂轨迹。本文原刊《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3期（2017年12月），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考

崔文东

摘要：梁启超取法明治日本政治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已是学界常识。但迄今为止，学者尚未发现梁启超翻译史传其实也深受政治小说影响。本文旨在考察梁启超如何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塑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就叙事结构而言，《(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以历史演义体讲述三位希腊英雄的故事，引导梁启超交错叙述三杰事迹。就人物形象而言，《佳人之奇遇》中的加里波的略传著力渲染大侠气概，梁启超对此心有戚

戚，译笔明显受其牵引。《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政治小说的启发。然而政治小说中的历史演义体与大侠形象，皆是日本文人借鉴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果。由此看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与政治小说的因缘既展示了中日文学回环往复的交流轨迹，亦彰显了晚清文学变革跨文类、跨文化的特质。

一、绪论

晚清时期，梁启超（1873-1929）编译大量外国英雄传记，一时洛阳纸贵。《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记述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1810-1861）三位英雄前赴后继、统一意大利的伟业。此传饱含热情、波澜壮阔，风靡无数读者。郭沫若（1892-1978）回忆少年时代的阅读经验，就曾感慨道：「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1]

由于此类外国英雄传记影响深远，学界历来颇为关注。夏晓虹从传记文的角度探讨其体式，发现梁启超其实套用了明治日本新体评传的结构——传文开篇有绪论，结尾有结论，文中夹叙夹议。具体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这部合传，则不仅议论精当，叙事亦别具一格，突破了中国传记书写传统。[2]松尾洋二从史传翻译的角度追根溯源，进一步探明梁启超笔下的外国英雄事迹完全脱胎自明治日本史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更是汇合不同资料纂译成篇。[3]在我看来，前述研究足以彰显大部分梁译史传的特质，但未能道尽《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独特意涵。此传交错叙述三杰事迹，又将加里波的塑造为中国式的大侠，可谓匠心独运。然而，我们若与梁启超采用的明治日本史传底本相对读，会发现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颇有差异。那么，梁启超是自出机杼，还是另有依傍？既然郭沫若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与《经国美谈》相提并论，我们不妨跳脱出传记这一文类范畴，探索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与梁译史传的联系。

众所周知，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政治小说——尤其是矢野龙溪（本名矢野文雄，1851-1931）《（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与东海散士（本名柴四朗，1853-1922）《佳人之奇遇》这两部名著——缘分颇深，相关研究亦层出不穷。大概而言，论者或是专注于辨别梁启超与两书中译本的关联，[4]

或是考察两书如何引导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著译政治小说。[5]至于两部作品对《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影响，则尚未得到揭示。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考察明治日本政治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如何渗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在具体的讨论中，我将关注以下问题：梁启超阅读的《(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与《佳人之奇遇》版本为何？梁启超如何借鉴《(齐武名士)经国美谈》的历史演义体，重塑传记的叙事结构？梁启超如何受《佳人之奇遇》中加里波的略传启发，描摹其大侠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会分析梁启超引小说入传记的尝试在晚清文学文化语境中有何意味。通过揭示翻译史传与政治小说的因缘，我们亦可以进一步了解晚清文学变革跨文类、跨文化的特点。

二、梁启超与《(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

如前所述，作为明治日本政治小说的代表，《(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这两部作品不仅引导梁启超谋划小说界革命，更直接触发其翻译与著述新小说。在建构小说理论时，梁启超反复提及两书：「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6]「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7]在翻译新小说时，两部作品也成为首选：《清议报》第1至35册（1898年12月至1900年2月）连载中译《佳人奇遇》，36至51册（1900年2月至7月）连载中译《经国美谈前编》，54册至69册（1900年8月至1901年1月）连载中译《经国美谈后编》（未完），两译本皆未署译者名。[8]此前论者多认为《佳人奇遇》是梁启超所译，[9]近年则有学者指出执译笔者实为康有为（1858-1927）之堂兄康有仪。[10]至于《经国美谈》，郭沫若的记忆明显有误，大部分学者认为译者是周宏业（又名周逵，1878-？）。[11]上述结论容或有争议，但梁启超熟读两书原著，或多或少参与中译，自是毫无疑问（详见下文）。这也是两部政治小说影响《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前提。不过，此处希望补充的是，辨析梁启超阅读的《(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版本亦至关重要，而此前的研究未能予以关注。

此处先考察《(齐武名士)经国美谈》的版本问题。此书前篇初版于明治十六年（1883）三月，后篇初版于明治十七年（1884）二月，皆由东京报知新闻社印行。[12]矢野龙溪在创作时化用源自中国的《三国演义》等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已成学界共识。[13]无论是叙事的结构，还是小说的回目，抑或汉文眉批与评点，皆显露出历史演义小说的风味。然而此前的研究均未注意到此书前篇不同版本的眉批与评点存在差异。根据我的发现，前篇初版有回末汉文评点，但无汉

文眉批，后篇初版则两者兼备。明治十七年（1884）三月，前篇三版补齐了汉文眉批，并增加了回末评点，此后各版皆依循这一修订版。至明治十九年（1886）十一月，报知社又发行了《（齐武名士）经国美谈》前后篇完本，包含了所有评点与眉批。我们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小说前篇包括两种版本，后篇各版内容基本一致（眉批数量稍有差异）。

梁启超与周宏业阅读的《（齐武名士）经国美谈》前篇，必然属于修订版。前篇第十三回提供了蛛丝马迹，该回讲述主人公之一威波能（Epaminondas，约 420-362BC）在狱中从容不迫，研习学问。初版回末汉文评点包括汉学家栗本锄云（1822-1897）两则、成岛柳北（1837-1884）一则、藤田鸣鹤（1852-1892）两则，赞赏威波能之风度与矢野龙溪的叙事技巧。修订版则增加了依田学海（1834-1909）评点一则，着意论述威波能是「名贤豪杰」：

名贤豪杰，著功名于当世，垂声誉于千岁者。人或求之于功名声誉赫奕显著，以为是所以为名贤豪杰也，不知名贤豪杰之所以为名贤豪杰者，在学问德义心术，不在勋业事功也。作者欲写出威氏后来大事业，先执置之囿囿中，极力摸（作者按，应为模）写其人物，以见名贤豪杰之本领，决非轻躁浮薄激义于一时者所梦见，其识可谓卓矣。[14]

与此同时，修订版该回正文之上亦添加了眉批，谈及威波能的「圣贤」气象，与依田学海的思路一致（参见图一[15]、图二[16]）：

道本邦小说家者，辄皆推曲亭氏为称首。然彼学艺浅薄，器识卑隘，形容人物工于小人而不工于君子，善乎顽夫而不善乎英雄，大抵只剽窃支那史传而为搀入捏合耳，以故动辄不免令英雄君子唯带一味头巾气，余常私陋之。有人或不信吾言，盍尝看于《经国美谈》摸（作者按：应为模）写威波能处乎？其垂髻登场一语，已优入圣贤域而来，一举手一投足，以至片言只辞，莫不使人僂然想望其风采。[17]

如此一来，在前篇修订版中，贤士威波能不仅仅是「名贤豪杰」，亦是「圣贤」。

事ニ威氏ヲ取扱ヒ又時トシテハ談話ノ序ニ國內ノ狀勢ヲモ密報シテ
レハ威氏ハ堅氣當日ノ順末ヨリ以新明氏及ヒ陀仁布氏等ヲ就刑ノ事
ヲモ詳知スルヲ得タレハ彌々其身ノ速カラスレテ死刑ニ處セラルヘ
キヲ覺悟シ獨リ心ニ思ヘラケ

古ヨリ英雄豪傑ト稱セラレテ其ノ生涯ニハ幾多ノ功業ヲ立テ聲名
ヲ天下ニ轟カセシ人物モ一朝不幸ノ死相ニ臨ンテ求難ナル舉動ヲ
爲シ之カ爲メニ其ノ他探テ傷テ其ノ人物ヲ下シ前キニ幸勞モル一
生ノ事業ヲ空クシテ遂ニ世人ノ爲ニ嘲笑セラル者モ少ナカラス
今我身ハ濟民ノ正道ヲ履ミ甘ゾシテ死刑ニ就ク者ナレハ死ヲ就ス
ノ事業ニ於テハ至正至公コレヲ遂モ憾ムル所ナシ唯此上ニ慎ムヘ
キハ臨終死期ノ有様ナリ
ト深ク其心ヲ此一事ニ用ヒタル鳴呼今生前ニ其心ヲ用エ

テハ只就刑ノ際ニ其名ヲ辱シノヤル一事ノトナリシ威氏ノ身ノ上
コソ憐シナレ又威氏ハ刑ニ就クノ際其身跡容貌ノ瘦瘠シテ見苦キヲ
憐ツルカ故コヤ近ク死ス可キノ身ニアリナカテ體ヲ積室ノ中ニ於テ
時問ヲ定メ時々其身ヲ運動シテ只管肢體ノ衰弱スルヲ避ケニテ面
シテ又其ノ静居スル時ハ平常信仰スルヒサゴリヤ氏ノ理學ヲ心中ニ
研究シテノ一節ハ慈氏ノ希圖史將トシテハ其ノ發明セル道德學ノ異
理ヲ積更獄卒等ニ説キ聞カスルコトモアリケリ然ルニ以新明陀仁布
就刑ノ以後ハ國人ノ憤激ト列國ノ非難トヲ憚リ好黨等モ暫時他ノ有
志者ノ乱同感刑ヲ見合セテレハ威氏等ハ使伴ニモ死刑ヲ免レテ今年
ニ至ルマテ全三ヶ年ノ歲月ヲ此ノ命關ナニ半額ノ中ニ過コケルカ
威氏ハ其間常ニ前記セル行狀ヲ志スルコトナク傍ヲヨリ之ヲ見レハ死
刑ノ命運ヲ覺悟セル四人ノ舉動トハ思ハレキナリケ

图一：《(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前篇》初版第十三回



图二：《(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前篇》修订版（四版）第十三回

类似的论述在《经国美谈》中译本里留下了印迹。譬如在前篇第四回与第十三回，译者皆以「圣贤」来指称威波能：

于此之时，所最佩服者威氏也。既有才略，复明道理，既善论辨，复甚沉默，盖豪杰也而圣贤矣。谁能及哉！谁能及哉！[18]

真是临难不苟，一刻不懈！真是圣贤豪杰的真本领！真是希腊第一流的人物！[19]

对照原著正文，却没有「圣贤」一词的踪影。

无独有偶，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梁启超亦引入日文史传底本未曾涉及的「圣贤」二字，不过，他所指称的却是三杰之一的玛志尼：「玛志尼岂徒豪杰？实圣贤也。」[20]下节将论及，玛志尼与威波能具有对应关系，足见修订版眉批对梁启超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再继续考察《佳人之奇遇》的版本。梁启超等人得以接触的应该是东京博文堂印行的初版，各编刊行时间如下：初编（卷一、二）为明治十八年（1885）十月，二编（卷三、四）为十九年（1886）一月，三编卷五为十九年（1886）八月，三编卷六为二十年（1887）二月，四编卷七为二十年（1887）十二月、四编卷八为二十一年（1888）三月，五编（卷九、十）为二十四年（1891）十一月、十二月，六编（卷十一、十二）、七编（卷十三、十四）、八编（卷十五、十六）为三十年（1897）七月、九月、十月。[21]

与《（齐武名士）经国美谈》类似，《佳人之奇遇》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柴四朗在创作政治小说时，笔下糅合了骈文、诗赋、才子佳人小说、传奇小说等诸多文类。[22]该书卷五包含一篇加里波的略传，则见证了引史传入政治小说的尝试。有趣的是，三编卷五有两个版本，差别就在于这篇略传的文字。[23]根据我收集的资料，两版分别可以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两传立意、结构、眉批基本相同，对于加里波的（译为「峨马治」，读作「ガルバルデー」）定位皆是「西欧之大侠」，并突出其争取自由的功业。

两传的差异主要体现于遣词造句方面，此处且以结尾为例（参见图三[24]、图四[25]）：

峨馬治落奇偉。屢
 躡而不視。起而不喜。
 悠然如鳥之自飛。自
 止。是其為人有一種
 慷慨之癖。平日扼腕
 俟天下有事。一旦變
 生。一劍飄然。趨之如
 鷲鳥之搏雀。歸馬之
 望。既不復明。其闕于
 我與否也。蓋是西歐
 之大俠。

所ナリト兵權ヲ解テ故園ニ退隱ス蓋峨馬治
 ハ魯仲連ハ徒ナリ人ハ爲メニ艱難ニ赴キ世
 ハ爲メニ禍害ヲ排シ強ヲ挫キ弱ヲ助ケ高位
 重爵之ヲ見ル下敝履モ啻ナラス而シテ其自
 奉スル極メテ薄ク褐巾敝衣士卒ト食ヲ同フ
 以七擒大志ヲ變セズ百折素意ヲ屈セズ終始
 以太利全國ヲ一統シ地ニ墮チタルノ國威ヲ
 恢復シ以テ歐洲ノ雄邦ト連鑣馳騁セシムル
 ヲ以テ己カ任ト爲ス其兵ヲ舉クル毎ニ曰ク
 事成ラハ王ニ歸シ成ラスンハ自其罪ニ當ラ

佳

人ノ奇遇

三十四

图三：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佳人之奇遇》卷五

一旦發生。一劍飄然。趨之如鶩。為之搏雀。歸馬之望。不復問其。關於我與否也。蓋是西歐之大俠。

比須麥尤聞昇。斯比留土之計。歎曰。天下無復知己。將軍末路適失一知己。其感何啻比相之於昇矣。

ス者勝テ數フ可カラス蓋峨馬治其性忠正惻
怛義ヲ好ム渴スルカ如ク天下ノ民一人自
由ヲ得サルモノアレハ已擠シテ水火ノ中ニ
陷ルカ如シ其行ヲ見ハ亦以テ其志金石ヲ
貫キ雲漢ニ薄ルヲ知ル可キナリ

將軍茫然自失スルモノ久シ既ニシテ曰ク余少
フシテ諸國ニ遊ヒ一國ハ人傑ニ於テ交ラサル
所ナシ而シテ世ノ以テ雄雋英傑トナス所ノ者
ハ祭點ノ徒ニ非ラサレハ權謀詐術ノ輩ニ過キ
ス義ニ勇ニシテ道ヲ好ミ盛衰ヲ以テ節ヲ改メ

图四：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佳人之奇遇》卷五

蓋シ峨馬治ハ魯仲連ノ徒ナリ。人ノ爲メニ艱難ニ赴キ、世ノ爲メニ禍害ヲ排シ、強ヲ挫キ弱ヲ助ケ、高位重爵之ヲ見ルコト敝屣モ畜ナラズ。而シテ其自ラ奉ズル極メテ薄ク、褐巾敝衣士卒ト食ヲ同フシ、七擒大志ヲ變ゼズ、百折素意ヲ屈ゼズ、終始以太利全國ヲ一統シ地ニ墮チタルノ國威ヲ恢復シ、以テ歐洲ノ雄邦ト連鑣馳騁セシムルヲ以テ己ガ任ト爲ス。其兵ヲ舉グル毎ニ日ク、事成ラバ王ニ歸シ、成ラズンバ自ラ其罪ニ當ランノミト。其能ク全土ヲ一統シ、法王ノ世權ヲ革メ、強國ノ間ニ競立セシメタルモノハ、蓋シ峨馬治ノ力多キニ居ル。峨馬治ノ一舉一動ハ歐米君相ノ注目スル所、一言一行ハ歐米自由ノ消長ニ關スルニ至ル、豈曠世ノ豪傑ナラズヤ。[26]

蓋シ峨馬治其性忠正惻怛義ヲ好ムコト渴スルガ如ク。天下ノ民一人自由ヲ得ザルモノアレバ己レ擠シテ水火ノ中ニ陷ル、ガ如シ。其行ヲ見バ亦以テ其志金石ヲ貫キ雲漢ニ薄ルヲ知ル可キナリ。[27]

[笔者自译：盖峨马治者，其性忠正惻怛，好义如渴。思天下之民一人未得自由，如己挤之陷水火之中。见其行，亦可知其志贯金石、薄云汉也。]

庆应大学藏本借鉴《战国策》、《史记》中的鲁仲连（约 B.C.305-B.C.245）形象，塑造加里波之侠气，早稻田大学藏本则援引《孟子·万章下》：「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28]如此一来，加里波的亦被赋予圣人的救世情怀。

对照中译本《佳人奇遇》，可以明显看出译者依据的底本属于庆应大学藏本系统，梁启超阅读的应该也是此版本：

盖峨马治者，鲁仲连之徒也。为人赴艰难，为世除祸害，挫强扶弱，高位重爵，视之不啻敝屣。而其自奉极薄，褐巾敝衣，与士卒同食，七擒而大志不变，百折而素意不屈，终始一统意大利全国，以恢复堕地之国威，使与欧洲雄邦，连鑣驰骋，以为己任。其举兵每日：「事成归于王，不成自当其罪而已。」其能一统全土，革法王之世权，使竞立于强国之间者，盖峨马治之力居多。至峨马治一举一动，为欧美君相所注目，一言一行，关于欧美自由之消长，岂非旷世之豪杰哉？[29]

两版另一处明显差异在于庆应大学藏本颇关注「英雄儿女之情」，特地花费笔墨点染加里波的与妻子生离死别，眉批亦赞叹：「真不愧峨公之妻！」[30]早稻田藏本则完全没有提及加里波的夫人，也无这一条眉批。梁启超因阅读前一版本，得以知悉加里波的之情缘，在翻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时心有戚戚（详见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之中译虽然大体忠于原著，但是删去了所有的汉文眉批与评点。然而对于初学日文的梁启超而言，这些汉文内容无疑是他理解政治小说的引渡津梁，与小说正文一起影响到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思路，其作用不可小觑。

三、从《(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历史演义小说的位移

阅读《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很容易注意到其叙事结构之独特。夏晓虹曾指出，该传交错叙述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三位英雄之事迹，「以人物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政治影响的强弱为取舍，有分有合，有干有枝，分而不散，合而不乱，主干独立，枝叶披拂」，「章节的安排随人物重要性的转移而变化，以一人为主时，又不断提起其他人的线索，以与后文衔接」。[31]这与中国传统合传的叙事结构截然不同。例如司马迁（B.C.145-B.C.86?）《史记·游侠列传》，虽然谱写多人事迹，但是每位传主生平各自独立；梁启超创作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902），亦先叙述张骞（B.C.164-B.C.114）功业，再描摹班超（32-102）形象。就此而言，《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确实「在中国传记文学上是一个新开创」。[32]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该传叙事特点，此处将各节内容以及出场人物稍作整理，作成表一：

表一、《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各节出场人物

章节	标题	出场人物
发端		
第 1 节	三杰以前意大利之形势及三杰之幼年	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
第 2 节	玛志尼创立「少年意大利」及上书撒的尼亚王	玛志尼
第 3 节	加富尔之躬耕	加富尔、加里波的、玛志尼
第 4 节	玛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玛志尼、加里波的
第 5 节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

第 6 节	革命前之形势	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
第 7 节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第 8 节	罗马共和国之建设及其灭亡	加里波的、玛志尼
第 9 节	革命后之形势	
第 10 节	撒的尼亚王之贤明及加富尔之入相	玛志尼、加富尔
第 11 节	加富尔改革内政	加富尔
第 12 节	加富尔外交政策第一段	加富尔
第 13 节	加富尔外交政策第二段	加富尔
第 14 节	加富尔外交政策第三段	加富尔
第 15 节	意奥开战之准备	加富尔、加里波的
第 16 节	意奥战争及加富尔之辞职	加里波的、加富尔
第 17 节	加里波的之辞职	加里波的
第 18 节	加富尔之再相与北意大利之统一	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
第 19 节	当时南意大利之形势	
第 20 节	加里波的勘定南意大利	加里波的、加富尔
第 21 节	南北意大利之合并	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
第 22 节	第一国会	加富尔
第 23 节	加富尔之长逝及其未竟之志	加富尔
第 24 节	加里波的之下狱及游英国	加里波的
第 25 节	加里波的再入罗马及再败再被捕	加里波的
第 26 节	意大利定鼎罗马大一统成	
结论		

根据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传依时间顺序展开，「主干」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1-9 节），玛志尼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建立罗马共和国，加里波的起兵回应，却功败垂成；后一阶段（10-26 节），玛志尼退出历史舞台，加富尔担任撒的尼亚王国宰相，折冲樽俎，统合北意大利，加里波的远征南意大利，与之遥相呼应，最终全国统一。[33]大体而言，前一阶段以玛志尼为核心人物，后一阶段以加富尔为中心，加里波的则穿插其间。全传各节对应不同时间点，是为「分枝」，就人物而言，亦各有侧重：有时以一人为主，有时兼及两位，有时则同时出场。若三人在同一时期天各一方，则依次叙述三人事迹，可谓「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经由松尾洋二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译自明治日本史传著作，全传有大概三分之二篇幅源于平田久（1871-1923）《伊太利建国三杰》与松村介石（1859-1939）《カミロ、カヴール》（加富尔传）两书。[34]根据我的发现，岸崎昌《ガリバルデー》（加里波的传）则是第三个重要的文本来源。按照常理推断，梁启超可能套用了上述著作的叙事结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三部著作中，《伊太利建国三杰》与《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同为合传。平田久之作依据时序展开，包含了意大利建国史的来龙去脉。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緒論」篇幅短小，总览欧洲历史；「革命前記」涵盖的时间段为 1815 年至 1821 年，记述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帝业倾覆后的欧洲局势与意大利的遭遇；「マツヂニー：奥地利の専制」（玛志尼：奥地利专制）从 1805 年玛志尼出生叙至 1849 年罗马共和国覆灭，此后玛志尼丧失了意大利建国运动的核心领导地位；「カブール：北伊太利の匡濟」（加富尔：拯救北意大利）时间跨度为 1849 年至 1861 年，接续前文分析意大利局势，再插叙加富尔生平，以其统一北意大利事业为主；「ガリバルデー：南北伊太利の統合」（加里波的：统一南北意大利）承接上节，论述 1861 年后的局势，再插叙加里波的少年时代以来的事迹，以 1870 年全国统一作结。传记的主体为后三节，由标题亦可看出，平田久将三杰分别对应意大利建国史的三个阶段，这与梁启超的两阶段划分非常不同。此外，后三节相当于三篇半独立的专传，各自围绕一位英雄的功绩展开，很少涉及其他两人，与梁启超的交错叙述相距甚远。

松村介石之作为加富尔专传，[35]以时间为序分为两部分。上半部未分节，下半部包括〈カヴールとクリミヤ戦争〉（加富尔與克里米亚战争）、〈カヴールと伊佛同盟〉（加富尔与意法同盟）、〈カヴールと南方伊太利〉（加富尔与南意大利）、〈結論〉四节。虽然该传旨在赞颂加富尔的功业，但是由于「建国三杰」的称号影响深远，松村介石在讲述加富尔的事迹时，往往宕开一笔：「加里波的、玛志尼等此际如何，在何处也？」[36]随后简述其他两位英雄同时期的作为。这一思路对《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有所影响，譬如第六节叙及玛志尼、加里波的后，就以「其时之加富尔则何如」引出下文。[37]不过，松村介石之作毕竟以加富尔为核心，其叙事方式难以为梁启超提供更多的灵感。

岸崎昌之作为专传，围绕加里波的一人展开，呈现其一生功业。虽然也受到「建国三杰」这一思路的影响，但是全传仅仅在评论里有所提及，并未叙述玛志尼与加富尔的事迹。此外，加里波的与夫人马尼他（Anita Garibaldi, 1821-1849）的恋情颇为知名，也在传记中占据了一定篇幅。

相较于其他两部史传，岸崎昌之作中规中矩，虽然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提供了相应的素材，两著叙事结构则关系不大。

事实上，梁启超在翻译时打散了上述三部传记的内容，重新拼接、组合文字，方才塑造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我看来，梁启超重组叙事结构的真正蓝本，其实是《(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花开三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手法，较之史传，更类似于历史演义小说。我们只要稍作比较，便可发现两书在文本来源、主题、人物设置上皆高度相似。

首先，虽然两者分属不同文类，但都取材自史传。矢野文雄在《(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序言中即明确点出政治小说与史传的关系，《清议报》的中译文如下：

予于明治十五年春夏之交，卧疾兼旬，辗转床蓐，倦眼史册，独寐寡聊，尝取和汉种种小说观之。诸书无著作之才，其所敷设，旨趣卑下，辄不满于人意。其后于枕上信手拈得一册记齐武勃兴之遗迹，其事奇特，甚可骇愕，曾不粉饰，乃尔悦人，思笔译之。继乃索诸家之希腊史，而坊肆甚鲜，除学校所得之小册外，仅得两编。如补里幽打路芝及写耐邦希腊古史家之遗书，存之当世，其为英译者殆绝不能得。且史家记齐武之事，惟铺设其大体，而欲求详叙其当时之颠末者，竟落落如晨星之可数，坐令一代伟事，终归湮没，模糊烟雨，吁可惜者。于是始戏补其脱略，学小说家之体裁以构思，然予之意原在于记正史，不欲如寻常小说之妄加损益，变更实事，颠倒善恶，但于实事略加润色而已。[38]

一言以蔽之，矢野文雄对作品的定位是「新小说」，也即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的题材与「旨趣卑下」的旧小说不同，因其「记正史」，脱胎于史传，不会「妄加损益，变更实事」。在形式上，政治小说又不同于正史，两种文类的叙事有简、繁之别——正史仅仅「铺设其大体」，未能「详叙其当时之颠末」；小说则能「补其脱略」，叙事详尽。与其宣言相对应，作者在小说正文前罗列了八位西方史家的希腊史著，交代其正史的渊源，[39]又以「纂译补述」手法将不同资料打碎重组，连缀成篇，层层点染。梁启超糅合三部日文传记内容，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思路想必肇源于此。

就主题与人物设置而言，《(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与意大利建国史亦颇为相似。前者以齐武（今译底比斯）、阿善（今译雅典）、斯波多（今译斯巴达）三国盛衰兴亡为背景，以齐武三位英雄巴比陀（Pelopidas，约 410-364 BC）、威波能、玛留（Mello）的事迹为中心。三人象征智仁勇三种德性，亦预示齐武建国大业非三人相辅相成不能奏其功。[40]意大利建国史同样涉及三

国间的斡旋：意大利类似恢复民政的齐武国，奥地利相当于压制齐武的斯波多，而法国对于意大利独立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阿善相提并论。至于三杰，亦扮演不同角色，恰如平田久与岸崎昌之作所言：玛志尼为「革命的预言者/豫言者」，加富尔是「革命的政治家/政事家」，加里波的是「革命的侠客/侠勇者」。^[41]换言之，意大利之独立亦是三人合力促成。

既然意大利建国史与齐武国史如此类似，《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模仿《(齐武名士)经国美谈》的叙事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从叙事之「主干」来看，日文小说前后篇各有侧重：前篇以齐武民政恢复为重点，以巴比陀为重心人物；后篇以齐武国威扩张为中心，以威波能为核心人物，但三位人物穿插互现。这应该是梁启超将平田久著作中的三阶段替换为两阶段的重要参照。

从叙事之「分枝」来看，在小说各章回里，三位英雄或是联袂出场，或是前后相继，或是形单影只。在前篇主体部分，巴比陀、玛留流亡在外，威波能则深陷齐武狱中，叙述者采用「各表一枝」的手法。如前所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叙事结构亦是如此，三位主角一起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里不妨将小说前篇出场人物稍作整理，制成表二，可以呈现出其与《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相似性：

表二、《(齐武名士)经国美谈·前篇》各回出场人物

章回		
第1回	賢王賢士濟民ノ功業ヲ立ツ 一群ノ童子等史談ニ感激ス	巴比陀、威波能、瑪留
第2回	希臘列國ノ形勢	
第3回	奸黨詭計ヲ用井テ民政ヲ覆ス 諸名士難ヲ脱シテ阿善ニ走ル	巴比陀、威波能、瑪留
第4回	兵威ヲ弄テ公會ヲ解散ス 大會堂ニ諸名士縛ニ就ク	威波能
第5回	江上ノ漁舟夜恩人ヲ救フ 政論場ニ壯士國難ヲ訴フ	巴比陀、瑪留
第6回	英雄回復ノ援兵ヲ請フ 偷安ノ官吏應援ヲ拒ム	巴比陀、瑪留
第7回	太子妖魔ヲ斫テ民害ヲ除ク 奸黨刺客ヲ放テ名士ヲ殺ス	巴比陀、瑪留
第8回	列國ノ法官大ニ齊武ニ會合ス 名士正理ヲ論シテ法官ヲ挫ク	

第 9 回	美人暗ニ英雄ヲ救援ス 狙撃ヲ避テ名士離散ス	巴比陀、瑪留
第 10 回	暴威ヲ逞クシテ霸國阿善ニ迫ル 人民ヲ激勵シテ論士舊誼ニ報ユ	
第 11 回	山中ノ隱士禍福ヲ説ク 孤村ノ月夜主従再會ス	巴比陀、瑪留
第 12 回	小憤ノ爲ニ豪傑身ヲ誤ル 諸名士境上ニ囚徒ヲ奪 フ	瑪留、巴比陀
第 13 回	賢士獄中ニ在テ理學ヲ修ム	威波能
第 14 回	名士身ヲ屈メ回復ヲ謀ル 壯士慷慨シテ變節ヲ詰 ル	巴比陀
第 15 回	賢士治亂ヲ説テ親友ヲ諫ム 英雄機ヲ察シテ大計 ヲ定ム	巴比陀
第 16 回	諸名士死ヲ決シテ國都ニ歸ル	巴比陀、瑪留
第 17 回	人民ノ爲ニ天意小价ヲ遅延ス 奸人急使ヲ馳セテ 密謀ヲ報ス	
第 18 回	十二ノ婦人宴席ニ入ル	巴比陀、瑪留
第 19 回	賢將古廟ニ義兵ヲ部署ス 人民會堂ニ回復ヲ布告 ス	巴比陀、威波能
第 20 回	功ヲ賞シ勞ニ報テ國內清平ニ歸ス 霸國大ニ同盟軍ヲ舉テ齊武ヲ侵ス	巴比陀、威波能

具体到小节的叙事结构，《(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同样提供了参照，最显著的例子即是两书的开篇。小说前篇第一回以夕阳西倾时分齐武某学堂为场景，老教师讲述阿善贤君义士爱国殉难事迹，幼年巴比陀、威波能、玛留深受感动，各言其志，「发露三人有三样性格，而语气自然为后年三士立功之伏线」。^[42]第二回转入古希腊诸城邦与齐武历史的论述，大概由于此类内容不符合一般历史演义小说的体式，眉批作者遂为之辩解：「一首列国形势论，却卷将入小说来。从来俗史，安得此大规模？」^[43]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一节的结构与之异曲同工。梁启超依照评传体式，以时势带出英雄，先论述意大利历史大势（1、2、3 段），再描述玛志尼（4 段）、加里波的（5 段）、加富尔（6 段）三位英雄的少年经历，令其各言其志，表露三杰性格。我们若是对照其翻译底本，会发现这是梁启超精心结撰使然。松村介石著作开篇先简论意大利时势，再以年齿为序，依次引出加里波的、玛志尼、加富尔幼年事迹，恰好为梁启超所用。不过，松村介石选材不够精准，误以为加里波的年长玛志尼一岁，对意大利局势的论述较简略，传主加富尔所占篇幅又远较其他二杰为

多。梁启超补充资料，重新调整：在时势部分，糅合德富苏峰为平田久所作序言以及松村介石的文字。在人物部分，梁启超调整三杰的出场次序，平均用力，引入平田久文字扩充玛志尼部分，同时大幅削减了加富尔早年经历的描述。如此一来，三杰方才显得平分秋色，第一节遂能开宗明义，切合题旨。

四、从《佳人之奇遇》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大侠形象的流行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之所以引人入胜，除却叙述精妙，人物形象生动亦是重要因素。其中，加里波的与本节题旨最为相关。在梁启超的笔下，他是「粗豪的侠士」、「大侠客」，[44]传记第五节更是连篇累牍描摹其大侠形象：

加里波的既不见容于法国，茫茫全欧，托身无所，乃飘然倚剑，远遁于南亚美利加。自兹以往，不踏欧洲尘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将军一天然之学校，而为将来回天事业之练习场也，不可以不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举似世间人，谁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侠，往往被发以救邻鬪，拔剑以助路人。盖其至诚热血，磅礴郁积于腔子里，一触即发，非有所为而为之，盖非是则无以为欢也。以龙拿虎掷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闲置散于故乡万里之外，揽镜华发，据鞍髀肉，跼蹉岁月，何以为情？彼苍苍者深怜夫闲杀英雄也，无端而生出里阿格兰共和国倡独立与巴西帝国开战之役。任侠尚气之加将军，既同病以相怜，复见猎而心喜。[45]

陈平原曾指出，自唐代以降，中国武侠文学中，剑与侠士日渐形影不离，行侠必须仗剑，无剑寸步难行。[46]在梁启超笔下，无论是「飘然倚剑」的形象，还是「千古之大侠」的称呼，或是征引贾岛（779-843）〈剑客〉一诗，皆将加里波的纳入中国侠的传统之中。如此一来，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译自日文史传的描述，还是梁启超自出手眼？

既然我们已经探明梁启超依据的三部日文传记，也就不难确认这段文字源出岸崎昌的加里波的专传。如前所述，岸崎昌将加里波的设定为「革命的侠勇者」，原著的文字也确实稍稍涉及：

然れども貪婪飽くなき歐洲列國が以太利の獨立を無みして虎視眈々たる間は天上天下「ガリバルデー」の身を措くに所なきを奈何せん、彼は單身飄然として南米の孤客となり、以後十四年間復た歐洲の土を踏まず、此間頗る記す可き事多し。此時偶々リフランド共和國はブラジル帝國と戦端を開けり、彼の任侠なる弱を助け強を挫かん事を欲し。[47]

[笔者自译：然而贪得无厌之欧洲列国无视意大利独立，虎视眈眈，奈何天上天下无加里波的措身之所，单身飘然，为南美之孤客，以后十四年间不复踏欧洲之土，此间可记之事颇多。此时里阿格兰共和国与巴西帝国开启战端，彼欲为锄强扶弱任侠之事。]

岸崎昌提及「任侠」与「锄强扶弱」，但是叙事简省。经梁启超踵事增华，酣畅饱满的剑侠形象方才跃然纸上。

至于平田久的《伊太利建国三杰》，固然反复称呼加里波的为「侠客」，[48]但是未能刻画鲜明的大侠形象。譬如这一段流亡南美的经历，平田久就一笔带过：

.....南亞米利加に遁竄せり。之より十四年間彼は流人となり、其間多くは、自ら編制し、自ら統率せる著名なる『伊太利軍隊』を率ひてモンテビデオの戦を戦へり。[49]

[笔者自译：.....遁窜南美洲。以后十四年间彼为流人，其间，彼亲自编制、统率著名之意大利军队，投入蒙特维多之战。]

松村介石所作乃是加富尔专传，对加里波的本就着墨不多，也未试图塑造大侠形象。梁启超大加发挥的上述情节，松村介石只是轻描淡写：

.....奮然身を挺して南米行を志し、一夜飄然海に浮んで去れり。[50]

[笔者自译：.....奋然挺身，决意赴南美，一夜飘然浮海而去。]

根据我的考察，此处为梁启超塑造大侠形象提供参照的文本是《佳人之奇遇》。前文已论及，小说卷五加里波的略传与汉文眉批皆致力于刻画加里波的之大侠形象，其中一条眉批更直接称其为「西欧之大侠」（参见图三）：

峨马治落落奇伟，屡蹶而不惧，起而不喜，悠然如鸟之自飞自止。是其为人有一种慷慨之癖，平日扼腕俟天下有事，一旦变生，一剑飘然趋之，如鸷鸟之搏雀归马之望厩，不复问其阒（作者按：应作关）于我与否也。盖是西欧之大侠。[51]

有趣的是，在明治日本，侠的定义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往往用于指称富有江湖气的博徒等群体。《佳人之奇遇》作者柴四朗汉学修养深厚，以中国传统审视加里波的，将其塑造为中国式的大侠。梁启超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一旦变生，一剑飘然趋之」、「西欧之大侠」、「不问其关于我与否也」之类眉批里的描述，皆化入其笔墨中。

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他小节里，《佳人之奇遇》加里波的略传的影响亦随处可见。首先是加里波的「慷慨之癖」。梁启超在传文第一节，即依据柴四朗的思路润饰译文：

ガリバルデーは伊太利の南港ニスなる一商船長の子に過ぎず。然れども慷慨義烈の資質を享け、物の哀れに感じ易く、人の不義に激し易く、一たび憤激して起つときには、生命を塵芥に比し、冒険極りなし。[52]

[笔者自译：加里波的不过意大利南港尼斯一商船长之子。然而生性慷慨义烈，易感物哀，易为人之不义所激，一旦激愤而起，视生命如尘芥，冒险莫测。]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义烈，感物易哀，嫉不义如讎，喜鸣不平，为人急难，其所愤激感触，趋义赴难，视生命如鸿毛也。[53]

原著提到加里波的「慷慨义烈」，「易感物哀」，是松村笔下唯一一处带有侠气的段落。梁启超弱化了「物哀」之类日本观念，修改为「感物易哀」，再稍加渲染，即可充分展现「慷慨之癖」，读来颇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的风味：「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4]

其次是加里波的功成身退。柴四朗叙及加里波的攻占南意大利，献给国王：「王赏其功，授以大将之印绶，峨马治辞之，飘然归于海岛。」评者遂在眉批中赞叹：「功成名遂而身退。呜乎，其风山高水长！」[55]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同样致力于塑造加里波的之高风亮节。梁启超依照原著描写加里波的在南美助战，大获全胜后，便添加「将军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为一亡命孤客之情状也」。[56] 随后传文忠实记录法国水师提督慕名拜访，见「数椽败屋，不堪风雨。时日向夕矣，而烛不举」，故赠以百金，加里波的却「分与死事者之遗族」，梁启超又禁不住感慨：「噫嘻，伟人伟人！云

中鹤耶？朝阳凤耶？虽欲学之，乌从而学之？」[57]待到梁启超叙述至加里波的献土后退隐时，虽然依据平田久之作翻译，但是引入了「飘然归于海岛」的形象：

十一月七日王とガリバルデーと轡を駢へて子ーブルスに入れり。かく馬上、劍を以て獲たる新王國を王に紹介するの勞を取りたる後、純樸（作者按：應作樸）淡懷なる將軍は凡ての榮譽凡ての褒賞を斥けて獨り靜かにカブレラの故島に歸れり。[58]

[笔者自译：十一月七日王与加里波的骈轡以入那不勒斯。加里波的将以此马此剑所得之新王国介绍与王，取得此功劳之后，此纯朴淡怀之将军，于一切荣誉一切褒赏皆无所受，独自静归卡普列拉故岛。]

十一月七日王与加里波的骈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宁静之将军，举全军全土以献诸王，于一切勋爵无所受，于一切赏赐无所受，不携一驹从，不拾一长物，飘然一身，直归卧于卡普列拉岛。呜呼！吾徧读古今东西数千年之史传，欲求一人如将军者，岂可得耶？[59]

原著已经渲染了加里波的「纯朴淡怀」，梁启超则替换为「淡泊宁静」、「飘然一身」，又增加了感慨，高度赞美其功成身退。

最后，柴四朗对「侠情」的描绘也感染了梁启超。虽然此处以史传形式记述加里波的生平，然而《佳人之奇遇》本就沿用了才子佳人小说与传奇小说的套路，柴四朗大概受其影响，特地花费笔墨点染加里波的与妻子生离死别，《佳人奇遇》中译本亦曾忠实传达：

孤城重圍ニ陥リ其守ル能ハザルヲ知り、眾ヲ勸メ降ヲ議シ、獨リ貞節勇敢ノ妻ヲ攜へ、圍ヲ衝キ漁船ニ乗ジ、將ニ他邦ニ逃レントス。澳ノ海軍之ヲ覺リ追躡甚ダ急ナリ。乃チ舟ヲ捨テ陸ニ上リ、谷ニ潜ミ山ヲ逾エ、眠食共ニ廢スルモノ數日、而シテ敵ノ追探愈々益々嚴ナリ。其妻飢餓困憊寸歩ス可カラザルニ至リ、掬シテ流水ヲ飲ミ峨馬治ニ語テ曰ク、妾今國家人民ノ爲メニ生命ヲ犠牲ニ供ス、死シテ亦恨ナシ。唯丈夫ノ成功ヲ見ザルヲ憾ムノミ。丈夫宜シク屈セズ撓マズ、青雲ヲ後日ニ期シ英名ヲ千歳ニ留ム可シト。笑テ峨馬治ノ手ヲ枕シ、溢（作者按：应作溢）焉トシテ死ス。真ニ峨馬治ノ妻タルニ愧ヂズト謂フベシ。[60]

孤城陷于重围，知不能守，劝众议降，独携贞节勇敢之妻，冲围乘渔船，将欲逃于他邦。奥之海军觉之，追躡甚急。乃舍舟登陆，潜逾山谷，寝食共废者数日，而敌之追探益严。其妻饥饿

困急，寸步难行，至掬饮流水，语峨马治曰：「妾今为国家人民，牺牲生命，死亦无恨，唯憾自不见丈夫之成功耳。丈夫宜不屈不挠，期青云于后日，留英名于千载。」笑枕峨马治之手，自缢而死。呜呼，真可谓不愧峨马治之妻也！[61]

日文原著中「溢焉」为鲁鱼亥豕之误，应是「溘焉」，意为「溘焉长逝」。译者不明所以，讹上加讹，译为「自缢而死」。除此之外，《佳人奇遇》此段译文堪称贴切，塑造出一对英雄儿女。

梁启超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时，对这段儿女之情亦颇有感触。他的相关文本来源是岸崎昌之作，由于原著对此着墨不多，遂未能大加增饰，但屡屡抒发感慨。譬如在加里波的与马尼他一见钟情时，梁启超感叹道：「加将军者，又多情之豪杰也。」「天涯落魄，遇青眼于红颜，造物有情，调冬心以春气。呜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62]马尼他因「临蓐久病」，溘然长逝（此处更正了《佳人奇遇》中译的讹误），加里波的悲痛欲绝，梁启超又评论道：「呜呼，英雄英雄！临十万大敌，而英雄之心绪，曾无撩乱；经终日拷讯，而英雄之壮泪，曾无点滴。至是亦不得不肠百结而泪如倾矣。」[63]

梁启超对这段英雄儿女之情念念不忘，随后创作了《侠情记》传奇。据他自称：「此记本《新罗马传奇》中之数出，因《新罗马》按次登载，旷日持久，故同人怂恿割出加将军侠情韵事，作为别篇先登于此。」[64]单看《侠情记》这一题目，已然昭示出梁启超对这一段姻缘的定位，只是该剧仅仅完成第一出就戛然而止，加里波的与马尼他的情缘未能展开。[65]

由此观之，在梁启超寓目的诸多加里波的传记中，《佳人之奇遇》卷五中的略传最富有中国侠的风味。梁启超深受触动，以日文传记为素材，吸纳中国史传、诗文与小说里的侠论述，塑造「千古之大侠」的形象。

五、结语

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的启发下，推动小说界变革，提倡「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而译介《（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两书是其中重要一环。不过，由于前者采用历史演义体，后者引入骈文调文体以及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两书皆流露出浓厚的中国风味。梁启超等人翻译时未能体会两部小说背离传统的创新之处，而是熟极而流套用中国本土文学体式，译本的「稗官之体」纯然是中国传统面貌——前者变成彻头彻尾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后者成为

整饬的骈文小说。诚如斋藤希史所言，两书作为近代日本文学名著的意涵，并没有在中译本中充分展现。[66]

梁启超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新体评传，同样旨在激发「爱国之思」，旨趣相同的政治小说成为其参照，可谓顺理成章。何况《(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与《佳人之奇遇》均或多或少与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相联系：[67]前者模仿《三国演义》，以章回体组织史传内容，演绎英雄故事，触动梁启超交错叙述三杰事迹；后者描摹加里波的略传，援引《战国策》、《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又融入小说的情节模式，激发梁启超对于中国侠文学的联想。如此一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政治小说，其实是经由「史传」传统引渡，吸纳不同文类，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传记叙事结构与传记人物形象。

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政治小说为个案，我们再度见证了晚清知识分子调动不同本土文学传统，重塑文类规范的实践。[68]如前所述，晚清文人阅读日本文学时，往往为其援引中国文学传统之处所吸引。域外资源的刺激，带来的却是回归本土文学传统的书写。不过，由于他们身处变革的时代，固有的文类界限被打破，求新求变的欲望激发了不同文类的碰撞。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这个例子里，梁启超将小说笔法嫁接到史传书写中。即使这笔法源自中国传统，但因其跨越界限，也足以超越传统的文类规范。由此看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与政治小说的因缘，既展示了中日文学回环往复的交流轨迹，也彰显了晚清文学变革跨文类、跨文化的特点。

注释：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西方英雄传记译介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CZH032）之成果。笔者在释读日文文献时，蒙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教授、博士生早川太基先生指教，谨此敬致谢忱。

[1]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页125。

[2]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135-136。根据梁启超的定义，所谓合传，乃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收于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02。

[3][日]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于[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244-288。

- [4]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页 192-201；邹振环：〈开拓国民视野、构造政治理想：广智书局的创办及其刊行的梁译小说〉，《东方翻译》2011年第3期，页 25-33；邹振环：〈《经国美谈》的汉译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响〉，《东方翻译》2013年第5期，页 43-51；[日]吉田薰：〈康孟卿の翻訳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东京），第65卷10号（2011年10月），页 1-14；吕顺长：〈康有仪与其塾师山本宪〉，《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页 49-53、60。
- [5]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页 201-224；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 121-158；[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名古屋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頁 122-159；Catherine Vance Yeh, *The Chinese Political Novel: Migration of a World Gen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pp. 72-93.
- [6]梁启超：〈凡例〉，《清议报》第26册「饮冰室自由书」，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年9月5日），页 2a。本文引用之晚清报刊均下载自「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http://www.cnbkys.com>〉，检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 [7]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论说」，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页 6a。
- [8]关于两译本诸版本的辨析，参见邹振环：〈开拓国民视野、构造政治理想：广智书局的创办及其刊行的梁译小说〉，页 28-29；邹振环：〈《经国美谈》的汉译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响〉，页 46。
- [9]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页 200-201；[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 122-159。
- [10][日]吉田薰：〈康孟卿の翻訳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頁 8；吕顺长：〈康有仪与其塾师山本宪〉，頁 49。
- [11]参见邹振环：〈《经国美谈》的汉译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响〉，页 43-51。
- [12]参见[日]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東京：春秋社，1967年），頁 234。
- [13][日]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頁 246；[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 122-159。
- [14][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東京：報知新聞社，1884年4版），頁 224-225。本文引用之《（齐武名士）经国美谈・前篇》日文初版、修订版（第4版）均下载自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检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 [15]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初版，頁 206-207。
- [16]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 214-215。
- [17][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 214-216。
- [18]矢野文雄著，佚名译：〈经国美谈前编〉，《清议报》第38册「政治小说」，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1900年3月11日），页 10b。日文原文为：「此ノ時世ニ於テ氏ノ如ク最モ道理ヲ知テ最モ發言セサル人

ハ少ク又氏ノ如ク最モ雄辨ニシテ二最モ沈黙ナル人ハ少シ。」[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 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58。

[19]矢野文雄著，佚名译：〈经国美谈前编〉，《清议报》第46册「政治小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1900年5月28日），頁41a。此处为译者增饰。

[20]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頁8。

[21]参见[日]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凡例〉，《政治小説集二》，收於中野三敏、十川信介、延広真治、日野龍夫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明治編》第17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3。

[22][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154-159。

[23][日]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頁203。

[24][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年，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4a。此版本下载自「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https://www.hathitrust.org>〉，检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25][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3b。此版本下载自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检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26][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3b。原文为旧式拼写，无句读，此处参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頁244。

[27][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3b。原文为旧式拼写，无句读，此处参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頁529。

[28]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頁232。

[29]梁启超：《佳人奇遇》，《饮冰室专集之八十八》（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頁65。

[30][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2a。

[3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頁135-136。

[32]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頁136。

[33][日]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頁259。

[34][日]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頁244-288。

[35]根据梁启超的定义，专传「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頁181。

[36]日文原文为：「ガリバルデー、マヂニー等は此際如何にして何處にありしや。」[日]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收於[日]松村介石等：《近世世界十偉人》（東京：文武堂，1900年），頁35。

[37]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18。

[38]矢野文雄著，佚名译：〈齐武名士经国美谈自序〉，《清议报》第36册「政治小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廿一日（1900年2月20日），无页码。

[39][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引用書目〉，《(齊武名士) 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1-2。

[40]參見[日]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頁240-248。

- [41][日]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東京：民友社，1892年），頁151；[日]岸崎昌：《ガリバルヂー》（東京：博文館，1900年），頁121。
- [42]这是藤田鸣鹤的评点。[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15。
- [43][日]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17。
- [44]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47。
- [45]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14。
- [4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頁84-104。
- [47][日]岸崎昌：《ガリバルヂー》，頁12-13。
- [48][日]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149-151。
- [49][日]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114。
- [50][日]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頁24。
- [51][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4a。早稻田藏本此段眉批为（参见图四）：「峨马治落落奇伟，屡蹶屡起，蹶而不惧，起而不喜，悠然如鸟之自飞自止。是其为人有一种慷慨之癖，平日扼腕，俟天下有事，一旦变生，一剑飘然，趋之如鸷鸟之搏雀，归马之望厩，不问其关于我与否也。盖是西欧之大侠。」[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3a-b。
- [52][日]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頁3。
- [53]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4。
- [5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124，頁3181。
- [55][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3a。
- [56]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16。
- [57]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16。
- [58][日]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131。
- [5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48。
- [60][日]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頁31b-32a。原文为旧式拼写，无句读，此处参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頁241-242。
- [61]梁启超：《佳人奇遇》，頁64。
- [62]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15-16。
- [63]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頁23。
- [64]梁启超：《侠情记》，《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頁156。
- [65]关于两剧的关系，参见夏晓虹：《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阅读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頁101-112。
- [66][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122-159。
- [67]关于史传叙事传统，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七章，頁208-236。

[68]最明显的例子为传统文体之渗入晚清小说，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六章，页159-207。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图片为作者提供。）